



《暮光之城》原班人马历时六年精心打造

烟雾和骨头 的女儿

Daughter of Smoke and Bone

Laini Taylor

[美国]莱尼·泰勒 著

叶品娟 译

后哈利·波特时代青春魔幻巨献

在布拉格蜿蜒的小巷中，
孤独女孩卡鲁将被卷入一场黑暗的魔界大战

美国亚马逊年度畅销书前十名

《出版人周刊》2011年度最佳图书

《纽约时报》《洛杉矶时报》《科克斯评论》《号角》重点推荐

烟雾和骨头的女儿

DAUGHTER OF
SMOKE AND BONE

Laini Taylor

[美国]莱尼·泰勒 著

叶品娟 译

献给简，
献给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全新的世界

从前，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相爱。

.....

他们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。





天不怕，地不怕

星期一早上，踩着青石板上厚厚的积雪朝学校走去时，卡鲁全然不知险恶的一天正等着她。现在正值一月份，寒气逼人。除此之外，似乎这就是星期一而已，纯粹就是个平静的一月份中的星期一。天又冷又黑——隆冬时节，太阳八点才会探出头来——不过，这样的天气也很怡情。清晨，漫天飞舞的雪花把布拉格装扮得格外妖娆，白茫茫的大地看上去犹如一张年岁已久的旧相片。

河边大街上有轨电车和巴士交错而过，车声隆隆，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。但那些偏僻幽静的小路，在冬日里却是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，仿佛这里来自另一个时空——青石板上的积雪、幽幽发光的路灯、卡鲁踏出的脚印、她咖啡杯里如飞羽般袅袅升起的热气。卡鲁独自一人，边走边心不在焉地想着学校、课业之类的日常琐事。偶尔想到伤心的往事，她便咬咬牙，强挺过去。对她而言，伤心痛苦总难免，她已想好应对之策，准备了断这一切。

她肩上背个画夹，一手端着咖啡杯，一手紧紧拽住外套，那头飘逸的孔雀蓝的长发缀满了晶莹的雪花。

又迎来新的一天。

突然……

身后传来重重的脚步声，有人朝她咆哮着冲过来。一个男人从后面

一把拽住她，使劲把她拉到宽阔的怀里，用力把她的围巾扯到一边，把嘴凑到她的脖子上。霎时间，她感到有牙齿触到她的皮肤。

他一点一点地细咬着。

袭击她的人在一点点细咬她。

她有些恼怒，拼命把那人推开，又不想让咖啡溅出。推搡之中，还是有咖啡泼了出来，落到脏兮兮的雪地上。

“真该死！卡兹，放开我。”她气急败坏地说，转身面对她的前男友。柔和的路灯照着他那张俊美的脸庞。美得让人生厌，她想，然后把推开他。让人厌恶的脸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他问。

“你就爱耍这招。但对我不管用。”

卡兹靠唬人为生。令他不爽的是，卡鲁不吃他这套。“你真是天不怕地不怕。”他抱怨着，还故意撅起嘴——以为这可是难以抵挡的诱惑。要是在过去，她定会就范。她会踮起脚尖，用舌头舔他撅起的下唇。先是漫不经心地舔着，然后轻咬在齿间，再用舌头调皮地戏弄他的下唇。没过一会儿，她会沉浸在热吻之中，整个人如暖阳下的蜂蜜般融化在他怀里。

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“也许你的招数太烂。”她说，继续往前走。

卡兹追了上来，手插在口袋里，与她并排走。“我的招数烂？又是吼声又是咬脖子，正常人都会吓出心脏病的。只有你不怕，冷血动物。”

见她没搭理他，他又接着说：“约瑟夫和我准备推出一条新的旅行线路——老城吸血鬼之旅。游客肯定会蜂拥而至。”

肯定会的，卡鲁心想。他们会花上一大笔钱报名参加卡兹的“闹鬼之旅”。在导游的带领下，他们夜幕下穿过布拉格迷宫般的小巷，来到假定的杀人现场，这时“鬼”将会从门口跳出来，把游客们吓得尖声大叫。有好几次，她自己也扮成鬼，等到游客们惊魂稍定，突然高举一个血淋淋的人头不停地呻吟。真是太好玩了。

卡兹以前挺风趣的，但现在他全变了。“祝你发大财。”她目不斜视、语气平淡地说。

“我们想雇你。”卡兹说。

“没门！”

“你可以扮个热辣的吸血鬼泼妇——”

“没门！”

“引诱男人上钩。”

“没门！”

“你可以穿那件披风……”

卡鲁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。

卡兹温声软语，竭力想说动她。“你还留着它，对吧，宝贝？黑丝绒披风衬得你肤若凝脂，明艳照人，无人能及——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她厉声地说，在广场停了下来。上帝啊！她想。她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，爱上这个长相俊美却自私自利的蹩脚街头演员，为他盛装打扮，还共度过那样的时光？她真是愚不可及。

孤独让人盲目！

卡兹抬起手想掸掉落在她睫毛上的雪花。她正色道：“你敢碰我一下，小心我把咖啡泼到你脸上。”

他把手放了下来。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啊？我都说‘对不起’了。”

“那真对不起，这话说给别人听吧。”他们用捷克语交谈，她的外来口音与他的本地口音相得益彰。

他叹口气，对她拒不接受他的道歉恼怒不已。这可不在他的计划之内。“好了，”他哄着她，声音粗中带柔，如同布鲁斯歌手把粗犷与柔和的嗓音融合在歌声里，“你和我，我们注定要在一起。”

注定。卡鲁衷心希望，如果她注定要和某个人在一起，这个人绝不是卡兹。她盯着他——俊美的卡兹。过去，只要他一展笑颜，她就应招而至，义无反顾地来到他身边，好像他那里是个圣地，色彩都会变得更

鲜艳，感触也会变得更深刻。她后来发现，经常有女孩子围着他转，只要她不在他身边，马上就有人顶替她的位置。

“让塔拉做你的吸血鬼泼妇。”她说，“她天生是个泼妇。”

他一脸痛苦的样子。“我不想要塔拉。我要你。”

“啊哈！我可不是你的替补。”

“别这么说嘛。”他说，伸手去拉卡鲁的手。

她往后退了退，竭力显得无动于衷，心痛的感觉还是如潮水般一阵阵涌来。不值得为他伤心，她告诫自己，一点儿也不值得。“请注意，你这是在跟踪我。”

“呸，我才没跟踪你呢。我碰巧路过这里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卡鲁说，往前再走几户人家就到她的学校了。波希米亚艺术学校是一所私立高中，坐落在布拉格一座粉红色的宫殿里。这里在“二战”期间曾名噪一时。在纳粹统治时期，两位捷克爱国青年割开一个盖世太保指挥官的喉咙，蘸着他的血写下“自由”两个大字。这次反抗纳粹统治的勇敢行动很快被镇压下去，两位青年被捕后，被钉在宫院大门的尖桩上示众。现在，不少学生在这座大门的四周徘徊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等朋友。但卡兹不是学生——他已经二十岁，比卡鲁大好几岁——卡鲁以前从未见过他在中午十二点前起床。“你今天起得真早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”

“我找到一份新工作，”他说，“要早起。”

“哦，你现在改为早上‘闹鬼’之旅了？”

“不是，是别的事。一件……露出庐山真面目之类的事。”他咧开嘴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他想吊一吊她的胃口，让她主动问他的新工作是什么。

她不想问，冷冷地说：“玩得开心！”然后走开了。

卡兹在后面喊：“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工作吗？”听得出来，他还在笑。“没兴趣。”她应了一句，穿过大门走进学校。

她真该问一问。

2

露出庐山真面目

卡鲁在星期一、星期三和星期五的第一节课是人体写生。她走进画室时，朋友苏姗娜已经到了，并在模特展示台前支起画架。卡鲁撂下画夹，脱下外套，解下围巾，大声地说：“有人跟踪我。”

苏姗娜拱起一条眉毛。她可是个拱眉高手，卡鲁对此羡慕不已。她自己的两条眉毛不能分头行动，极大地影响了传神地表示怀疑或不屑。

苏姗娜总能恰到好处地控制她的眉毛。不过，这次她的眉毛只是微微弯曲，表示她有点好奇。“那头蠢驴又想吓唬你啊。”

“他演了吸血鬼的戏码，还咬我脖子。”

“他可真会演戏。”苏姗娜低声说，“我说，你用电棒啊，给他个教训，让他以后不敢随便吓唬人。”

“我没有电棒。”卡鲁没说她不需要电棒。她受过特殊训练，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，根本用不着什么电棒。

“去买一个吧。说真格的，干坏事就该受惩罚。再说了，这事一定很好玩儿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一直想电人来着。吱！”苏姗娜模仿中电抽搐的样子。

卡鲁摇摇头。“用不着，电棒太小儿科，没意思。你真无聊。”

“我不无聊，卡兹才无聊。别说我没提醒你。”她瞥了卡鲁一眼，“你不会原谅他吧。”

“不会，”卡鲁说，“我正要让他相信这一点。”卡兹就是想不明白，居然会有女孩子自动弃他而去。他们在一起的那几个月，除了助长他的虚荣心外——痴痴地注视着他，把……一切都献给他，她都做了些什么啊？她心里清楚得很，他现在反过来追她不过是他的自尊心在作怪，无非想证明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一切由他说了算。

或许苏姗娜说得没错。也许她应该电他一下。

“素描本。”苏姗娜命令道，像外科医生索要手术刀似的伸出手。

卡鲁的好朋友身材娇小，却霸气十足。穿上厚底靴，她的身高也不超过五英尺多一点儿。卡鲁身高五英尺六英寸，她像芭蕾舞演员一样，脖颈修长，四肢柔软，因而显得更高。她并不是芭蕾舞演员，却有芭蕾舞演员的样子——即使装扮不像，体形也像。不过，芭蕾舞女演员中极少有人头发湛蓝或四肢有文身，卡鲁是两者兼而有之。

她掏出素描本递给苏姗娜。这时，她腕上的文身清晰可见，像一串手链——每只手腕上各文有一个单词：“真实”和“故事”。

苏姗娜接过素描本时，另外几个学生，帕沃尔、迪娜，全都围拢过来观看。卡鲁的素描本在学校受到同学们的热捧，他们每天竞相传阅，啧啧称奇。这一本——“终生”序列中的第92本——用橡皮筋绑着。苏姗娜刚取下橡皮筋，本子就哗啦一声散开。每张素描涂上石膏粉和颜料，这样一来，本子比原来厚了不少，钉子都被撑掉了。当素描本扇形散开时，卡鲁的招牌人物摇曳在纸上——造形奇特、美轮美奂。

阿萨，下半身是蛇身，上半身是女人身，裸露着浑圆饱满的乳房，和《摩加经》雕像中的人物一样。她那张天使般的脸庞上长着长而尖的毒牙，颈部肋骨鼓起时像在背上背了顶兜帽。

脖颈长长的特维加弓着身，一只半眯的眼上嵌着珠宝商常用的鉴定镜。

亚西里长着鹦嘴人眼，头巾下方散落着一缕缕橙色的鬃发。她一手端着果盘，一手拿杯红酒。

当然，肯定少不了布里斯通，他是素描本上的明星。画面上，他和

基什在一起。他的头上长着巨大的羊角，基什站在其中一只羊角弯上。通过图画，卡鲁讲述着一个个荒诞不稽的故事。在这些故事里，布里斯通经营愿望商店。有时她称他为“愿望贩子”，有时则称他为“坏脾气的人”。

她从小就开始画这些人物。她的朋友们常常谈论画中人物，好像他们是活生生的人。“这个周末布里斯通做了些什么？”苏姗娜问。

“与往常一样，”卡鲁说，“从杀人犯手里买牙齿。他从这个可怕的索马里偷猎者手里买了些尼罗河鳄鱼齿，不过，这个蠢猪又想偷回去，结果被缠在脖子上的蛇勒个半死。他能活下来就算走运了。”

苏姗娜在本子上找到新画的故事：索马里人，鞭子大小的蛇如绞索般缠在他脖子上，勒得他喘不过气来，眼珠子直往上翻。卡鲁以前解释过，人类在进入布里斯通的商店前，得乖乖地在脖子上戴上阿萨的蛇。要是他们在交易时暗中搞鬼，布里斯通轻而易举就能把他们制服——让蛇紧紧勒住他们的脖子。这不一定会要他们的命。如有必要，让蛇在他们的咽喉咬上一口，那才会致命。

“我的老天，你是怎么编出这些故事的？”苏姗娜问，惊叹之余嫉妒不已。

“谁说是编的？我再三说过，这全是真的。”

“哟，你的头发一长出来就是那种颜色。”

“不信？骗你是小狗。”卡鲁说，一缕长长的蓝发从指缝间滑过。

“鬼才会信。”

卡鲁耸耸肩，把头发胡乱绾起来，用画笔把发髻固定在颈背。事实上，她的头发的确一长出来就是那种颜色，湛蓝湛蓝的，像刚从颜料管里挤出来。问题是，她说真话时脸上总是似笑非笑，似乎她根本没有认真。这么多年来，她总结出—条规律：只要脸上挂着慵懒的笑容，她讲真话别人也不会相信。这比整天说谎容易多了。于是，这成了她的一个标识：挂着狡黠的笑容、拥有疯狂想象力的卡鲁。

实际上，她的想象力并不疯狂，而是她的生活近乎疯狂——蓝发、

布里斯通以及一切。

苏姗娜把本子递给帕沃尔，然后哗啦啦地翻着她那本超大的素描本，想找张空白页。“不知道今天谁做模特？”

“可能是维克多，”卡鲁说，“我们很久不画他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真希望他死掉。”

“苏姗娜！”

“怎么了？他都八百万岁了吧。与其画他这个令人毛骨悚然、瘦得皮包骨的家伙，我们不如画人体骨骼解剖图得了。”

画室有十来个男女模特，他们的身形各异，年龄不一。有体形硕大的博尼克夫人——她的肌肉松弛，东一堆西一坨；也有娇小玲珑的艾莉丝——细腰丰臀，深受男生欢迎。他们走马灯似的出现在画室。苏姗娜最讨厌维克多，并声称，一画他，她就要做噩梦。

“他像具干瘪的木乃伊。”她哆嗦了一下，“一大早就盯着一个裸体老男人看，你说恶不恶心？”

“总强过被吸血鬼袭击。”卡鲁说。

老实说，她并不介意画维克多。他严重近视，从不与学生对视。这太让人欣慰了。有一次，她画一个稍为年轻点的男模特。在仔细观察他的生殖器后——必画的一部分，这一区域总不能留空吧，她抬头发现男模特正盯着她看。虽然画裸体像画了多年，这种情形还是让她尴尬不已。每每碰到这种场合，她都会窘得双颊绯红，把脸躲到画架后面。

以往种种难堪的情形，与今天她所受的羞辱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她正用刀片削铅笔，突然听到苏姗娜发出一声怪异、像被呛住的声音：“噢，我的老天，卡鲁！”

卡鲁不用抬头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

露出庐山真面目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哦，真聪明。她抬起头，看到卡兹站在菲亚拉教授旁。他身穿浴袍，打着赤脚，刚才被冷风吹得凌乱不堪、缀满晶莹雪花的齐肩金发拢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。那张完美的斯拉

夫人的脸既棱角分明又线条柔和：平滑的颧骨像被切割钻石的车床打磨过；柔软的双唇让你指尖发痒，极想伸手触摸，看看像不像丝绒。他的双唇柔软无比，着实可以媲美丝绒，这点，卡鲁很清楚。讨厌的嘴唇。

教室响起唧唧喳喳的声音。新来的模特，噢，天哪，太美了……

突然有人大声地说：“那不是卡鲁的男朋友吗？”

前男友，她想打断那人的话。是前男友。

“应该错不了，瞧他……”

卡鲁紧绷着脸，装作若无其事地望着他。不要脸红，她告诫自己。千万不要脸红。卡兹和她对视，向她微微一笑，脸上露一个小酒窝。当他确信吸引了卡鲁的关注时，他便放肆地朝她挤眉弄眼。

卡鲁周围爆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。

“呃，狗杂种……”苏娜娜低声骂道。

卡兹走上模特展示台，解下腰带，脱下浴衣，眼睛却一刻不离卡鲁。就这样，卡鲁的前男友一丝不挂地站在她全班同学的面前，像《大卫》雕像中的大卫，美得让人心碎。在他胸前，心脏正上方，有个新文身。

一个精心绘制的“K”字母。

咯咯的笑声越来越响。学生们不知道看谁，卡鲁还是卡兹，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穿梭，等待一场好戏的上演。“安静！”菲亚拉教授大喝一声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她使劲拍掌直到大家都安静下来。卡鲁身上一阵燥热，她已经无法自持，先是胸口和脖颈阵阵发热，然后是脸。卡兹一直盯着她看。见到她如此慌乱，他得意地笑了，酒窝更深。

“请摆一分钟姿势，卡兹。”菲亚拉说。

卡兹开始摆第一个姿势。这是个动态姿势，模特要在一分钟之内做出扭动身躯，收紧肌肉，伸展四肢这一连串的动作。在热身阶段，学生们主要是画些基本动作和松散的线条。卡兹趁机炫耀自己的身材。卡鲁觉得周围很安静，好像没怎么听到作画时铅笔发出的沙沙声。难道班上其他女生也和她一样，傻傻地盯着卡兹看？

她垂下头，拿起削尖的铅笔——想着其实它们还有更令自己高兴的用途——然后开始作画。很快，流畅的线条和人体轮廓跃然纸上。她不断地叠加线条，它们看起来宛如一幅跳跃、灵动的图画。

卡兹的动作十分优雅。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镜练习，知道如何运用身体来增加表演效果。他曾说过，这是他的武器。除了声音之外，身体是演员的武器。卡兹是个蹩脚的演员——只能靠装神弄鬼为生，偶尔在低成本的《浮士德》演出中客串一把——但在艺术家眼中，他是个难得的模特。卡鲁清楚这点，因为她以前曾多次画过他。

第一次看见他的裸体时，卡鲁想起了米开朗基罗。与文艺复兴时期喜爱苗条、孱弱模特的艺术家不同，米开朗基罗崇尚力量。他画虎背熊腰的采石场工人，既呈现他们世俗的一面，又表现他们优雅的另一面。这就是卡兹：既世俗又优雅。

还有善于欺骗、自恋，老实说，还有点愚蠢。

“卡鲁！”英国女孩海伦用沙哑的声音低声叫道，想引起她的注意，“是他吗？”

卡鲁没有搭理她，继续画，假装一切正常，和往常的写生课没什么不同。可是，假如台上的模特厚颜无耻地笑着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她该怎么办？她尽力假装没看见。

下课铃响了。卡兹平静地拿起浴袍穿上。卡鲁希望他不要随意在画室走动。待在原地别动，她暗中命令他。但他不听她的指挥，信步走来。

“嗨，蠢驴，”苏姗娜说，“今天这么低调？”

卡兹没理睬她，问卡鲁：“喜欢我的新文身吗？”

学生们全都站起来伸伸懒腰休息一会儿。不过，今天他们既不出去抽烟也不上厕所，全都张着耳朵在画室里晃来晃去。

“当然，”卡鲁说，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轻快，“‘K’代表卡兹，对吧？”

“傻妞。你知道它的意思。”

“嗯。”她摆个《沉思者》的姿势，故作沉思，“我知道你只爱一

个人，他的名字的确用‘K’开头。不过，有一个比你的心脏更适合它的地方。”她拿起铅笔，在刚画好的卡兹画像上，在他那线条分明、颇有古典美的臀部写了个“K”字母。

苏娜娜大笑起来，卡兹绷着脸。和大多数爱虚荣的人一样，他讨厌被人嘲笑。“我不是唯一有文身的人，对吧，卡鲁？”他问。他看着苏娜娜。“她有给你看过那个吗？”

苏娜娜拱起眉毛，满脸疑问地望向卡鲁。

“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”卡鲁若无其事地撒谎，“我有很多文身。”她既没有伸出文有“真实”和“故事”的手腕，也没有露出盘在她脚踝的蛇文身，或其他隐秘的文身让他看。相反，她把手举到脸前，掌心向外。她每只掌心各文着一只深蓝色的眼睛，把她的手变成汉萨斯——对抗邪恶之眼的古老符号。众所周知，掌纹很容易脱色，但卡鲁的掌纹从不掉色。从她懂事时起，这些眼睛就一直陪伴她左右。就她所知，这些眼睛文身有可能是她从娘胎里带来的。

“不是这些，”卡兹说，“我指的是绘有‘卡兹’的那个，正在你心脏上方。”

“我没有那样的文身。”她假装迷惑不解地说，解开毛衣上边的几颗扣子。毛衣下面是件背心，她把背心向下拉了几英寸，证明她胸部没有什么文身。她那里的肌肤雪白如霜。

卡兹很吃惊。“怎么会呢？你是如何……”

“跟我来。”苏娜娜一把抓住卡鲁的手，拉着她就走。当她们在画架中间穿行时，所有的人都看着卡鲁，眼里充满好奇。

“卡鲁，你们分手了吗？”海伦用英语小声地问，但苏娜娜举起手，做了个凶狠的手势让她不敢再开口。她拉着卡鲁走出画室，走进女洗手间。在那里，她仍拱着眉，问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在撩拨那家伙。”

“别闹了，我才没有撩拨他。”

“随你的便。你胸部的文身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刚给你看过了。那里什么也没有。”她觉得没必要解释那里曾有过文身。她宁愿假装自己从没做过那种傻事。此外，现在向她解释如何除去这个文身未必是最佳之举。

“好吧，绝不要把那个蠢蛋的名字文在身上。你能相信他说的鬼话吗？他真的以为，只要像晃动猫咪玩具那样朝你晃动他的老二，你就会撒腿跟他跑？”

“他不这么想才怪。”卡鲁说，“他自以为那很浪漫。”

“你只要告诉菲亚拉他是个跟踪狂，她会把他轰走的。”

卡鲁想过这么做，但她摇摇头。她一定会想出更好的法子，把卡兹赶出画室，彻底从她的生活中消失。她有常人所没有的手段。她会有办法的。

“虽然这家伙当个模特还不赖。”苏姗娜走到镜子前，理了理前额的几缕黑发，“该给他点颜色看看。”

“没错。只可惜他是大混蛋。”

“大蠢蛋。”

“能说会走的王八蛋。”

“王八蛋。”苏姗娜笑起来，“这个词我喜欢。”

卡鲁有主意了，嘴角情不自禁浮起一抹淡淡的坏笑。

“怎么了？”看见她的表情，苏姗娜问。

“没什么。我们回画室吧。”

“你确定？你不必回去。”

卡鲁点点头。“没事。”

卡兹这招玩得相当漂亮。看得出来，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。该轮到她出招了。走回画室时，她摸了摸颈上的项链。它由几股五颜六色的非洲串珠做成。即使不是真的非洲串珠，它们看起来也像。不过，它们不是一般的串珠，它们有别的功能。虽然这种功能不是太强，但足以实现卡鲁的计划。